

六脏器切除,人还能活吗?能!

我市一患者全胃、胆囊、胰头、十二指肠等切除后神奇康复

晨报讯(记者 夏国锋)全胃、胆囊、胰头、十二指肠、脾脏、右半结肠等全被切除了,经过这么大规模切除手术的人还能存活下来吗?能活下来!10月12日,记者在市第二人民医院(市肿瘤医院)见到了经历如此“大规模”切除手术后即出院的安先生。他说,他是不幸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个,能存活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。

今年49岁的安先生家住新区,两年前查出患上了胃癌,后在北京的大医院做了胃局部切除手术。今年体检时发现术后吻合口处重新长出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,并且与胃、胰腺、胆管、横结肠粘连在一起,不切除将会危及生命。

“当时医生们说做这种手术,涉及的脏器范围广,主要沿门静脉、腹主动脉等重要组织和器官游离,并且游离面广、出血量大、渗出血多。病变组织切除后管道再造有五个吻合口,因此手术风险非常大,死亡率比较高。”安先生说,“9月7日入院,经过五天检查和调整后没抱希望就做了手术,术后在重病房监护半个月才转入普通病房。没想到我的手术会成功,现在已基本康复,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!”

安先生的主治医生、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常云峰告诉记者,通常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腹部最大的手术,全国平均死亡率在20%左右,而超范围把整个胃、胆囊、胰头、



安先生看上去恢复得不错。

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

十二指肠、脾脏、右半结肠等全部切除,手术难度大,术后护理、恢复难度大,风险更大,死亡率在50%左右,能不做这样的手术就不做。但当时安先生已出现梗阻症状,进食受限,不

切除将会逐渐危及生命。我们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,制定了多个方案,反复论证,最终给安先生做了这个手术,没想到手术效果会这么好。安先生经过一个月精心护理现在不但能吃饭,而且还能下床走路,再过一两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。

“手术前我丈夫一吃饭就吐,瘦得不成样子。现在比以前好多了,天天盼着出院回家。”安先生的爱人说,“当初我们找省级医院的专家们咨询,他们认为做这样大规模的切除手术本身风险比较大、费用高,再考虑到病人的身体消瘦状况不建议做此类手术,推荐保守治疗。不做手术只能看我丈夫天天受罪,估计两三个月就坚持不了。做这样的手术风险又太大,我们最终选择了做手术,很幸运成功了,现在看着他每天都有很大的好转,我高兴地不知说啥好。”

“腹腔器官切除术主要是影响消化机能,通常小范围切除会影响部分消化、吸收功能,大范围切除多个器官会对消化机能产生很大影响。大范围切除腹腔器官风险主要在于切除范围大,术后可能有并发症。术后的贫血、低蛋白血症需要及时纠正,术后出血、吻合口瘘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,且此时病人抵抗力较低,都给术后的治疗护理造成很大的困难。”常云峰说,像安先生现在已度过了危险期,康复回家后注意饮食,不过于劳累,不患其他大病,应该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
《怪事!井中抽出温水》后续 原是水泵漏电所致

晨报讯(记者 秦颖 王帅)9月20日,本报4版曾刊发《怪事!井中抽出温水》一文,报道了淇滨区姜庄村村民张纯水家的水井抽出近40度的温水,张纯水一家担心水质有问题,不敢再饮用。10月12日,张纯水告诉记者,井水升温原因找到了,原来水泵漏电加热了部分井水。

张纯水告诉记者,前几天,家里缴电费时,其妻发现比平时多缴纳了100多元。张纯水赶紧排查家里的电路,但始终没有找到漏电的线路。这时,张纯水突然想起记者采访时曾建议他把家里总电闸关掉,看看水温是否能降下来。张纯水这才将电闸断电,果然一天后,测量显示井水水温降到了20多度;又过了一天,水温和邻居家的井水温度终于一样了。张纯水把水泵从井里拔出检修,更换了一个漏电保护器。“白白交了一百多元的电费,这下可赔了!”张纯水无奈地说。

退休后 他成了一名“城市美容师”

晨报记者 张小娜

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,骑着三轮车,拿起扫帚,打扫马路,保持马路清洁,日复一日,从未间断,这就是环卫工人们的生活。

10月10日早上5点闹钟铃声响起,天还没亮,记者匆忙起床,赶到和环卫工人张秀明约好见面的鹤壁职业技术学院西大门。记者赶到此路段时,老张已经扫了一半路的路面。老张身穿橘红色的环卫服,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,三轮车上有一把扫帚,一个由铁桶改成的垃圾箱,一个铁锹,一个绿篱修剪机,这便是老张工作时的全部“家当”。

现年64岁的张秀明从小家庭贫困,中学毕业后大队照顾老张到村林场,干了十年,老张逐渐从一名基层人员走上浚县建设局技术员的岗位,之后退休。退休后正赶上新区开发的好时机,而老有所爱、老有所为,能为美化、建设好家乡作些贡献,正是他有生之年的追求,于是他毅然在退休之后选择去当一名环卫工人。

老张每天凌晨3点起床,3点半上班打扫马路卫生。“你怎么起这么早?”面对记者的诧异,老张说,他现在年纪大了,本来睡眠时间就少,而且他身体很好,也喜欢这份工作,“早打扫,这样可以避开早上的出行高峰。中午一般是1点左右再打扫一次,每次打扫的时间在2个小时左右。”老张告诉记者,其实别小看清扫马路,这也是一项技术活儿。

老张说,他负责清扫华山路职业技术学院西大门以南的路段,有300米左右的距离。说着,老张开始打扫慢车道上的落叶。只见他拿起扫帚,在路中央左右来回摆动。见记者有些迷惑,老张说,一般慢车道和人行道上种植的是乔木,一到秋天落叶较多,这样在路中间扫,落叶就扫到两边的路沿附近,先扫路中央,然后再沿着路沿清扫,每隔一个下水道的距离堆一小堆落叶,这样扫起来很快,省时省力。特别是到了霜降时节,每天清扫的落叶就能装满四五车,工作量很大,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清扫技巧。

正说着,记者也拿起扫帚,学着老张的样子,在路中央来回清扫,可偏不凑巧,落叶一直在路中间转圈,回不到路沿。老张看记者着急,就告诉记者,打扫时不要迎风扫,要顺风扫,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记者照着老张的话做了,果然效果不错。但在用铁锹铲落叶放进垃圾桶的时候,记者还是手忙脚乱,幸好有老张帮忙,一起将一堆堆落叶铲进垃圾桶。

因为快车道两边的隔离带一般是灌木,落叶少,但快车道上沙子多,特别是一些大货车从快车道上过,落下沙子、石子多,打扫快车道上的卫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老张告诉记者,有一次一辆大货车经过快车道时落了很多石子,他把老伴叫上,两人一起从清晨清理到将近中午,才将满载石子的三轮车推走。

这些都算不上什么,如果遇到冬季下大雪,这时才是环卫工人最辛苦的时候。为了保证市民正常上班出行,环卫工人往往要比平时起得更早,到马路上铲雪、扫雪,为市民开路。

董大欣:和煤打交道的矿工艺术家

晨报记者 李丹丹 通讯员 王一风

在鹤壁矿区活跃着这样一个矿工艺术家,多年来在鹤壁集团矿厂单位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中担当重任,坚持音乐创作几十年,作品先后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市文艺作品评选并获奖,今年又被评为首届全国煤炭行业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,他就是鹤壁中泰矿业工会文体主任——董大欣。

他扎根矿山,深入矿井,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,讴歌了时代,赞美了生活,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,为丰富矿区的艺术创作和精神文化生活,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他是乐器、曲艺、演唱、指挥样样精通,而且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集编演、创作、制作于一身的音乐制作人,无论是激情的笛子独奏,悠扬的葫芦丝吹奏,还是豪放的唢呐演奏,都能给人以意远辽阔的音乐空间遐想,和激越奔放的情感体验,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、理解和追求放飞出心灵外,流淌在音符间。

邻居家的笛声促成了 他与笛子的邂逅

董大欣出生于1957年的鹤壁集,8岁那年,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,全国上下非常流行唱红歌,一天,刚放学回家的他忽然听到隔壁邻居吹笛子的声音,曲调优美,笛声悠扬,董大欣一下子就被这美妙的声音吸引住了,接下来的几天,优美的笛声一直在董大欣的脑海里回荡,他茶不思饭不想。疼爱他的姥姥知道他的心事后,花了五毛钱给他买了一支红卫牌的笛子,拿到笛子后的董大欣十分兴奋,便整天拿着笛子摸索着瞎吹,因为缺人指导,他怎么也吹不成曲调,等过了兴致后,董大欣就再没摸过那支笛子。

几个月后,董大欣随家人搬到了中山住,“就像命中注定似的,我又有邻居吹笛子特别好,我再次为这优美的声音所心动。”董大欣笑着说,从此,董大欣又拿起他的那支笛子,这一次,他专门跑到该邻居求教,好心的邻居教了他笛子的指法,这才对笛子入了门儿。“之后,我对练习吹笛子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。放学一回到家,我扔下书包就开始吹笛子,有时候晚饭都懒得吃,一连吹上几个小时,经常吹到晚上12点多才肯睡觉。”董大欣说。就这样坚持了数月后,董大欣的吹笛子技术越来越精通,“刚开始,我的邻居经常来我家反映,说我吹笛子影响了他们休息,后来邻居们都来我家鼓励我坚持吹,还有的邻居专门跑家里来听我吹笛子,说我吹得好。”董大欣说。

董大欣的笛声赢得了观众,他的精神也

成了邻居的榜样,好多邻居都以他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

丰富的经历奠定了音乐之路

1975年,高中毕业的董大欣下乡到石林乡温家沟青年队,因为会吹笛子好,又被借到三矿工人业余剧团帮忙,在剧团里,他跟着乐队老师学习认识乐谱和如何伴奏,“在以前,我都是自己乱吹,这是我第一次学习专业的音乐知识。这个剧组,为我走上音乐道路有很大的启蒙。”

两年后,董大欣凭借自己扎实深厚的音乐技能考入了鹤壁市曲剧团,1978年,恰好碰上招工入伍,经人推荐,招兵军官认识了董大欣,并观看了他伴奏的两场戏剧,分别是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红楼梦》,在这两场戏剧中,董大欣一个人担任笛子和唢呐的伴奏,并且效果十分好,招兵军官对董大欣十分赏识,跟组织汇报后,不顾董大欣已超招兵最大年龄一岁的因素,破格将其录取到武汉军区128师部宣传队,在部队的3年时间里,有一件让董大欣提起就很自豪的事情,那就是1981年,他代表武汉军区,来到北京参加了全军战士业余文艺演出。“我一直向往北京,那次去演出,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。”董大欣告诉记者。

1982年复员后,董大欣在鹤壁中泰矿业工会工作。1987年进修于中国煤矿文工团第二期作曲班,成为著名音乐人江通老师的门生。在进修的4个月时间里,他学习了作曲、指挥和配器。“这次进修对我的音乐之路来说,是个很大的转折,时间虽短,学的知识却顶我以前四年的。”董大欣说。

回首过去,董大欣说:“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,使我对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。”

上百项荣誉集于一身

数十本获奖证书,数百场的音乐演出,数千个日夜探索,给董大欣戴上了“矿工艺术家”的桂冠。

1995年他创作的歌曲《四矿之歌》获得河南电视台首届厂、矿歌大赛“卧龙油杯”奖;1996年他编舞的舞蹈《矿工妻子》获全国煤矿文艺汇演“杰出创作奖”;1997年他的唢呐独奏曲《矿山情》获得河南煤矿系统文艺汇演器乐类一等奖;2001年他创作的歌曲《矿山保护神》获得“安源杯”全国安全文艺汇演一等奖;2003年,他创作的歌曲《美丽的黑天鹅》、《风流鹤煤》、《天然太极图》等作品获鹤壁市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作品奖等,他获

得的奖项不计其数,并且,他的多首作品被收录在中国煤矿文工团《矿山音乐辞典》里。

董大欣二十几年来创作的精品曲目,已被收录在他的作品集《光与热的节拍》。其中有29首歌曲和5首器乐曲。

另外,他还参加了数百场的音乐演出,比如“李振亚二胡独奏音乐会”、“光明萨克斯独奏音乐会”等,前段时间,他还举办了自己的一场音乐会——董大欣作品音乐会。

近日,2010年度煤炭系统“首届全国煤炭行业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获得者名单出炉,董大欣的名字赫然在列,另外,他还是河南省音乐协会会员、鹤壁市音乐协会理事等。

音乐创作在痛苦中不断超越

董大欣的作品反映的是煤矿工人的生活,歌颂的是矿山的火热生活,朴实、贴切、优美。听他的音乐作品,有一种特别舒服、自然和质朴的感觉,有人评价说,他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火与热的精灵,有着煤的质感和风格,深受煤矿职工的欢迎。

他为了丰富矿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,创作出更多受矿工们欢迎的音乐,他经常深入到区队、车间、社区,和矿工们聊天交流,了解他们的情况,体验矿工们的生活。

和矿山打了一辈子交道,董大欣创作出了大量反映矿工生活的歌曲,被矿工们亲切地称为“矿工艺术家”,而他对于煤矿也有着特殊的感情,称自己是“矿工的儿子”,“矿工朋友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,鼓舞着我,并且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。”董大欣说。

音乐创作的道路是艰辛的,虽然二十多年来,董大欣的作品已收录成作品集,但是他告诉记者:“别人只看到了我创作出来的这二十多首作品,我在创作的时候淘汰掉了90多首曲子。”在董大欣的家里,他专门腾出一间房间作为自己的音乐工作室。他还在中国原创音乐基地网站注册了“大欣音乐工作室”。

董大欣的音乐创作深受矿工们的欢迎,可当记者问及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满意时,他告诉记者:“至今还没有一首曲子让我感到非常满意。越是追求极致的人痛苦越大,我的痛苦就是越来越难于超越自己。艺术,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,与别人比高低是无聊的,只有不断地否定和超越自己,才能获得新的艺术生命。”

据董大欣介绍,他现在正在创作一首反映现代矿工的歌曲,名字叫《电话里叫爹和娘》,目前已谱好了词。